



我打出出租车，一般乘坐女司机的车，安全也温馨。那天，我又拦了一辆。一上车，就见女司机一副心事重重的样子。平素，我坐车就爱没话找话搭讪几句，而这位司机一路无话。我搭讪，她也只是点头或摇头，好像全部注意力都集中到了方向盘上。

这让我感到很无聊，摸出烟正准备抽时，她却发话了：你懂不懂车内不准抽烟？这是天然气，很危险的！我斜她一眼，抽出的烟装进了烟盒。

车到了我才意识到坏事了，为了少一些尴尬，我还是浑身上下衣兜翻了个遍，只有那包烟、打火机，还有手机。只好强装笑脸又不失风范的说：实在对不起，来参加婚礼，出门换了一套行头，忘带钱了。女司机七我一眼，往车背上一靠，双臂挽在一起，脸就长了起来，那架势好像在质问：那你看怎么办吧！

计价器显示金额18.6元，四舍五入，再加一块钱的燃气补贴，正好20元。我捏着那包烟说：这样吧，这包中华还有多半哩，给你抵车费怎样？女司机七我一眼。

我又说：你不会抽，拿回去给你老公抽也值

南荷北佛

盼雪来

王崇印

在这个叫做冬的季节，我多么希望，有场雪。

哪怕是小雪。

若是一觉醒来，清凛的风迎面，扑入眼帘的是青山素裹，万树冰花。雪花们正在空中翩翩起舞，纷纷扬扬落在房顶、草地，落在人的心窝。大地闪闪发光，耀眼得如同心灵的滤镜，淹去了慵懒、混沌，只留下纯洁、静美、轻松、愉悦。

雪花翩翩，清清凉凉，随风而舞。用凄美挽结了最后的一抹秋韵——小时候，出家门不足半里，就是一望无际的田野，一望无际的庄稼。地头是家家户户的菜畦，那菜畦头上，就是清澈见底的小溪。赶着三五只山羊，光着脚丫，蹭着露珠，到处晶莹剔透，明净翠绿，秋风低语——不觉然，冬天来了。

雪花起时，新年也就来了。倾听雪花落地的声音，追忆它飘零的心程，触摸季节变换的真谛。

冬天的主色调是苍凉的，人的心情也随之低落。睡梦还在悲天悯人，一场雪的到来，逆转了沉寂——

雪，一粒粒，一颗颗，层层叠叠，轻柔的像母亲为远行儿子絮的一床棉被。一串脚印在雪的轻拂下，浅浅的，远远的排开去……

只想一个人徜徉在这唯美的世界，或坐或站或漫步，任凭遐想在旷野中蔓延，在天地间遨游。洁白的雪描述的童话世界，给了无尽的空间……

片片雪花渲染出的画卷，荡漾了萧索，滋润着荒寂，仿佛自己也是画中的一点美丽。

冬去春来时，雪花的晶莹融进春雨，悄然来到了人间，终于，一点绿在苍黑的枝干上那么的浓烈，新的生命又降生了。

流年

深秋，一碗红糖茶

王旭

记忆，是岁月下在心田里的雨，永不干涸。在我记忆的深处，是母亲留给我童年的一碗红糖茶。那是1981年，分产到户的责任田承包制，春风一样，吹进我们这个偏僻的湖边村庄。在我十一二岁的记忆中，每个人脸上都带着喜悦，大人们忙忙碌碌的，拿着尺子，把每一块地分到家家户户。

我家分到了村前的一块地。我们那儿的地靠湖边，一年稻麦两季。父亲去铁匠铺打了一把铁锄，常在烈日下，将秧垄中间的杂草一棵棵锄干净。那田野里，一株株青青的禾苗，在秋天长成一簇簇稻穗的金黄。

这一年的秋天，是丰收的，是喜悦的，在不知不觉中，时光在改变着人们的生活。

一个中午，我和姐姐、弟弟背着书包，从一里外的学校，不紧不紧地回到家，却见院子里早已放了一张桌子，上面放了比平时吃饭多一倍的碗，每个碗底都放满了红褐色的糖。颜色透着一种厚重，香甜在空中弥漫。

若是在以前的日子里，这种糖只有在过年时，凭家里的糖票才会买上一斤，母亲包上几个糖团子，给孩子们解解馋。这天我们围坐在桌子旁，母亲烧了满满的一锅热水，用铁勺子把每个碗都兑满热水，每个碗里，都盛满了氤氲的热气，变成了一碗碗的红糖水。

那个秋天的午后，阳光轻轻地抚在身上，像极了母亲的手，透着一股慈爱。树上的叶子，已不觉间褪去了青绿，披上了丰收样的金黄。在丰收后的喜悦中，母亲先想到的是儿女们，做一锅甜甜的红糖水，给那个深秋一缕散不去的温暖。而今，母亲也离开她永远牵挂的儿女五个年头了。晶莹的泪光中，我忘不了那个秋天，忘不了母亲拿着一把大铁勺，把桌上子的红糖碗正挨个盛满。

大运之河

再见，的姐

李元岁

呀！她又七我一眼。我有些急了，急中生智说：那你在这儿等我几分钟，我进饭店找人拿钱出来行不？

女司机“哼”了一声说：你随礼不带钱那可怎么办？用不用先从我这儿拿几百？呵，她倒关心起我了，还挺大方。

我笑了一下说：这个不用你操心，我会有办法的。她也笑了一下，是那种轻蔑的，而后说：让我老婆等汉子，死等，等来了好说，等不来还耽误我的业务哩！哈哈，有意思，我跟她成老婆汉子啦！

我很开心的一笑说：你不相信我，那这样吧，我这部手机虽说旧了，但也值三千多，你给我留个手机号，我把手机留你作抵押，到时候我联系你付车费索手机，好吗？

她又一笑说：骗人的花招我见多了，看你西装革履的，应该不会是骗子。这样吧，你给我留个手机号，到时候我联系你怎么样？我欣然同意，就拨她的手机。这时，后面的车一个劲的摁喇叭，警察也过来了。她说：好了，你下车走人好了！

我下车后，跟她招手作再见样。她没理我，一踩油门，出租车一股黑烟，箭似的飞走了。可我还是记下了她的车牌号。



六年前的那个冬天，我在苏州昆山上班。傍晚下班回家，打不开家里的大门了，就步行去街上找开锁店。我的住地离街只有百米，平时几分钟就到，那天风大，逆着北风前行，每一步都艰难。

好不容易来到街上，行人匆匆的，平时特别热闹的街，却显得特别的冷清。呼啸的北风刮倒了摆摊人家的招牌，也把物什吹走了几米远，路边的树被风吹得猛烈摇晃。

我穿着棉衣，戴着红色的保暖毛线帽，在北风中直打哆嗦，沿街寻找开锁店子。走了大半个街，总算找到了。店里坐着一位女店家，我说了来意。女店家说，这得等男店家回来才行。我问，还要多久才回来。女店家说，可能要一个多小时。我一听，心凉了半截。这可怎么办？

天已经黑了，我是又冷又沮丧，肚子也“咕咕”的抗议了，只好一边寻找开锁店，一边找边拿出电话，打给好几位同事和朋友。我从同事那里得知了几个开锁人的电话，打过去对方向在哪里，我是在陆杨镇。对方一听，说天冷，路远，不来。我又打另一个电话，还是嫌路远，天黑外面

东山小鲁

汪曾祺的拿手菜

周游

我是一个“汪迷”，几乎通读了汪老所有的文学作品。许多作品，我不知道自己究竟读过多少遍，有些段落还能背诵下来，尤其关于美食的文字。他谈美食，不同于周作人的冷峻和张爱玲的矫情，也不同于梁实秋的一脸吃货相，总是娓娓道来，信手拈来，既有烟火气，又有书卷气，都是寻常食话，百读不厌。不过，他也不掩饰他的“馋样”。

说到吃，旧时最俗的说法是大鱼大肉。汪老既不避俗，又有化俗为雅的本事。他曾写过《肉食者不鄙》和《鱼我所欲也》。前一篇专说猪肉，从扬州狮子头到云南宣威火腿，其间包括上海的脆笃鲜、苏州的腐乳肉、绍兴的梅干菜烧肉、湖南的腊肉、广东的烤乳猪及全国到处都有的东坡肉等，百余字一段，特色与做法都已说清，颇似清代才子袁枚《随园食单》的文体。后一篇说了十来种鱼的食法，看了不能不让人垂涎。当然，汪老不仅写过大鱼大肉，还写过很多上不得台面，甚至似乎不值一提的食物。

汪老是嗜熟食之五味的，不仅精通吃经，还有颇为精湛的烹饪手艺，擅长做淮扬菜，只是北京难以买到正宗的做淮扬菜的原料，只好就地取材。这样一来，反倒形成独创的风味，源于淮扬，又非纯淮扬菜，其中巧妙地融入北方风味。

初中时的一个午后，飘起鹅毛大雪。到晚上自习，校园内苍茫一片了。放学后奔出教室，顶风披雪七八里路，夜闹人静，内心却生出了恐惧，只顾一路奔行。到了村口，见还有三五家灯明，才安了心，脚步慢了下来。身上的热汗渐凉，寒意又从背后袭来。

进了家门，母亲正在灶上忙活。听见响动，知道我回来，就迎出门，拍掉我身上的雪，把我拉到厨房里。真的是饿了，我贪婪地吸着锅里冒出来的饭香。母亲先盛了一碗红薯小米粥，让我趁热喝。我一手端碗，一手执筷，边吹边喝，稀里哗啦喝个底朝天。母亲又给我添了一碗，两碗粥下肚，喝得我头顶冒烟。

冬夜里，母亲总给我煮点热粥，煲在锅里。我常常读书写到深夜，四肢冰寒，不能曲张。母亲把一碗热粥端到我的书桌上，嘱咐喝了就睡吧。粥

他乡

最后一个求助号码

曾艳兰

又刮着北风，不愿来。我好话说尽还加双倍的费用，也不来。没想到，这些人碰到大冬天黑夜的，连生意都不愿意做了。也是，现在的人，区区几十元钱，谁在乎一个生意呢？

打了好几个电话，都不愿来，就剩下最后一个了，还打这个电话吗？会不会跟那些人一样？我还是拨通了最后一个电话，结果很久没人接，只好挂了，我猜得一点也不错。心里正抱怨这些人没职业精神，电话响了，一看，是个陌生号码。最不喜欢推销的，叫你买房的、买保险的野电话了，本来正烦心呢，还有这些乱七八糟的电话，我直接挂掉了。

没多久，电话又打来了，我接通就怒斥对方打骚扰电话。只听电话那边很客气地传来一句：是你刚刚打我电话啊？我停了一下，立刻反应过来，问对方是不是开锁的。他说，是的，你家在哪，我赶紧过来。我一听，心情顿时亮堂起来，忙说我在城北陆杨镇，他叫我在小区门口等他。

苏州昆山的冬天特别冷，寒风刺骨，我站在小区门口才几分钟，就冻得瑟瑟发抖了，盼着开锁人快点到。

大约二十多分钟，开锁人来了。到我家门口，开锁人放下工具箱，先用我的钥匙试了一下，见没反应，就下楼把摩托车后面的铁箱子提上来打开。箱子里面有许多长短不一、样式各异的工

具。他找出一件像手抓形的工具，夹住锁孔周围，再用一根铁丝向锁孔内推进，再用那个抓形的东西拨弄、扭动，只听“啪”的一声，再扭动一下，门就打开了。

我问开锁多少钱，他说40元。我一听，有点吃惊，我为了找人开锁，打了好几个电话，已经知道价格了。没想到，他的收费竟比别人便宜了20元。我付了钱，他下楼骑车飞一般地走了。

我拿着锁，再次试着开门，结果，门是开了，但是锁匙卡在锁孔里，试了好几次，都拔不出来。我赶紧打电话给开锁师，请他回来帮我。几分钟后，他返回了，很快修好了门锁孔，边收拾工具边嘱咐我，以后注意不要太用力关门，这样门锁会容易撞坏。说完，他拿着工具风一样的飞奔下楼了，竟没提修理费用一个字。

和那几个不愿来的开锁人相比，他是多么的敬业，热心助人，多可贵的一个人啊！我忙下楼追去，想跟他说声谢字，却见他顶着寒风走远了，我唯有感激的目送他消失在茫茫的夜色中。

那以后，我再没见过他。一面之缘，也不知他的姓名，再次遇上可能还会认不出来。虽然过去好几年了，仍记忆犹新，2014年那个寒风瑟瑟的冬夜里，他不但给了我心灵的温暖和感动，还让我懂得，职业不分高低，平凡的职业也可以闪烁助人的光芒，照亮人心。

■毛毛 摄影



游目骋怀

好支书孙茂东 (朗诵诗)

鲁亚光

信念，总是那样坚强持久力量，总是那样坚韧磅礴行动，总是那样坚定果敢

你是渭河的好支书你是群众的好兄弟你是渔家的好工匠

你是这样说的：跑船的党员，离家不离党你是这样想的：康庄大道，一个都不能少你是这样做的：冲锋号角，始终响彻在前

大胆尝试，引进闸蟹破解难题注册商标，专业合作抱团发展筑建码头，造港架桥链接市场

走好三步棋：规模，水上运输路做优，八条腿闸蟹搞活，旅游新特色

创业路上，带领群众敢移山脱贫路上，躬身帮扶舍昼夜致富路上，扶困带弱勇向前

在每一个鱼塘水巷你和我们一起在每一个码头渡口你和我们一起在每一个连家船上你和我们一起

夯基础筑基石，群众生活富足了抓发展强经济，集体收入增加了动真情献爱心，渔风渔情如画了

收集航运信息，你在奔走联系货源客户，你在前行咨询法律维权，你在疾呼

在渭河：响应号召，你是第一个敢闯未知空间的人闸蟹混养，你是第一个敢吃螃蟹的人精准扶贫，你是第一个用事实证明的人

在水街：捐献奖金，助力村校大发展大提升扶困救弱，助力建档立卡户脱贫致富关心日常，助力鳏寡孤独病而有所养

在渔村：多办实事，想群众之所想多办好事，急群众之所急多办大事，利群众之所利

你做到了：一个曾经四海漂流居无定所的渔村，扎下了深根一条冠誉大江南北魅力四射的渔街，扎下了深根一千五百多名脱贫奔小康的父老乡亲，扎下了深根

没让一个人入贫没让一个人掉队没让一个人后悔

我们的好支书——孙茂东根扎这片土，你使渭河村鱼肥鸭壮情撒这片水，你使渭河村苇绿荷翠爱播群众心，你使渭河村莺歌鹭飞

看吧，看吧那些崭新的楼船，分列两岸那些贯通的水道，通向四方那些欢快的歌舞，充满梦想

看吧，看吧专业合作社，在给群众增加温暖百姓大舞台，在给文明增加质感圆梦连心桥，在给生活增加蜜甜

这里有脱胎换骨的渔家呀，这里有最具潜力的业体这里有凤凰涅槃的渔村呀，这里有最具生态的民俗这里有最上人间渔街呀，这里有最具特色的旅游

我们的好支书——孙茂东我们始终和你在一起渭河村群众不会忘记你长长的渭河水街不会忘记你辽阔的徽山湖不会忘记你

孙茂东，男，汉族，1962年3月出生，徽山县高楼乡渭河村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全国劳模，全国十佳农民。2020年5月31日因病去世。

太白湖畔

雪夜之粥

祝宝玉

养人，爱暖人，那热粥里明明都是母爱，温暖着冬夜里的我。

后来我离乡远走，与母亲不能时时相见，热粥却不曾忘。每每冬夜苦寒，就在电热煲里煮些粥，芸豆、小米、麦仁都放些，当然，不如母亲煮的绵柔可口，好赖也算是一碗热饭。

读王蒙的《我爱喝粥》，很赞同这句：“稀粥是人软弱时非常念想的东西，身体有恙，喝上一碗



他做的煮干丝还要添加冬菇、干贝、海米、虾籽、鸡丝等提味，煮的时间也更长，还要略加一点儿酱油，因而味道更为醇厚”。

后来，台湾陈怡真来北京，也要汪老亲自下厨请客。汪老给她做了几个菜，其中一个烧小萝卜。她吃了赞不绝口。事后，汪老解释，“那当然是不难吃的，那两天正是小萝卜最好吃的时候，都长足了，但还很嫩，不糠，而且我是用干贝烧的”。这话就像出自一个菜农或是厨师之口的。

都说汪曾祺老先生是文坛美食家，我称其厨师更为合适。汪老曾把文学创作比作“揉面”，“面要揉到了，才软熟，筋道，有劲儿。水和面粉本来是两不相干的，多揉揉，水和面的分子就发生了变化。写作也是这样，下笔之前，要把语言在手里反复转弄”。

可以说，下厨做菜是汪老文学创作独创性的外延，或是又一种形式的曲折表现。然而，把用于文学创作的思路和方法在执笔之余用于掌勺做菜，这才有了不同于常人的创造。汪老一生丰富多彩，虽然警徽已杳，但他的美文流芳百世……

■苗青 摄影

稀粥，清心败火，安神止惊，那一种软绵绵的舒服，像躺在母亲怀中的婴儿”。少年时，我身体羸弱，冬日常感冒，饮食无味。母亲常用稀粥代饭，佐点榨菜之类的小碟，我还能勉强吃些，也有了力气。倘不是母亲的照料，怕我不如现在这般的好的。

喝粥年月久了，也慢慢悟出妙处。如大诗人苏东坡云：“夜饥甚，吴子野劝食粥，云能推陈致新，利膈益胃。粥既快美，粥后一觉，妙不可言也”。喝粥，也能体验神仙的乐趣。

其实，读一本好书，亦如寒地里得一碗热粥，暖人精神。我觉得雪夜里，宜读《菜根谭》。“栖守道德者，寂寞一时；依阿权势者，凄凉万古”。人生常寂寥，雪夜尤静谧。身在万籁间，使得古贤者箴言的真谛。

喝粥，御风寒，是身体的需要，也是精神的需要。